

砂

我困在自己的围城里，想着未曾谋面的沙漠。他广袤到足以埋葬所有不安，蒸干所有的泪水，吞没所谓的清新与忧伤。我望着窗外，有一簇火在心中隐隐的燃烧。我渴望着，渴望目睹他的伟岸和不凡。我所怀着 少女的爱慕与痴狂，痴狂着一片灼热的土地。

我曾想，定要做一个三毛一样的女子。

我想着她身着一袭红裙伫立于沙漠里的模样，发 被风轻佻地卷起。疾风笑得猖狂，她亦笑，放肆而张扬。

我多羡慕，她可日夜依偎，占有他的炎热与干涸，可迎着风，唱着不知名的西班牙老调子，抚慰他的伤痕累累，可在烈日下随意的静卧，阳光荼毒 亲吻着她寸寸肌肤，一点一点尽是暧昧的占有，可在星子闪烁的冷寂长夜，依人地唤他的名-----撒哈拉 我的撒哈拉。

“我看沙漠多妩媚，沙漠看我却不是这回事。”她坦白。那是正无穷的沙砾铺就的地表，细密至极却又无限磅礴。她是异乡人，他是她的情人。可这焦土，是天堂，或者说，是人间地狱。在这里，欧洲人撒哈拉威，痛苦而坚强的生活着。唯一一个中国人，那样独特的女子。

“拾来的汽水瓶，放上一大把天堂鸟，垃圾场的旧轮胎用矾过的羊皮制成坐垫……”我笑。这是文明人的撒哈拉，终是逃不出牢笼，即便是自由如三毛的女子。

文字 像老成的画家细细描摹的画。于是我透过纸，看到了坟场区那一幢没有门牌的白色房子，又透过那扇依旧雪白的门，看到那沙漠

中的天堂鸟的女子，我看着那女子穿着丹宁衬衫的粗糙模样，一时语塞，视线停驻，再看不穿她的心。

我想，那样自由而不羁的一个女子，那样别样的一个灵魂，又岂是四方围城所框住的？她终是属于那炽热的土地，她口中前世的乡愁与爱恋。

沙漠中的一只鸟，飞不过苍茫。我闭上眼 不愿看她跌落的狼狈。耳边却仿佛传来尖利而哀怨的嘶鸣，我猜，是屠宰场哭泣的骆驼。

她终是离开，以一种凄美决绝的方式。她死时会不会想起那片沙漠，我想。Echo,Echo.....他唤她，大胡子的荷西和三毛，终于再见了。自由流浪的灵魂安静地睡着，梦里花落知多少。

我于是格外地爱这个女子，她浓墨重彩的眉眼，染成日暮的撒哈拉的一片绯云。我于是格外钟情于那片土地，战争焦灼后的伤痕之地，多少个世纪以来不曾安宁的苦难和血腥，神秘而沧桑，凄厉 或是绮丽文明还有亘古不变的苍凉守望。那是 Echo,亦是我魂牵梦绕的的撒哈拉。我的撒哈拉。

我愿化作一粒砂，如此便可躺在你的怀。